張文襄公奏議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

奏議二

議約迫促急圖補救摺 光緒六年七月二十日

竊惟曾紀澤抵俄已久計目前正與俄議崇厚之釋中國既已示弱曾紀澤未及議事先爲乞恩將來約章已可想見竊就議約一端謹抒管見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責使臣以羈縻

固不宜率爾決裂更不可率爾允定理正詞婉何至

遽激敵怒總須時日稍寬朝廷方能詳酌若憑曾紀

澤一人定議所見一偏更將不可救藥竊謂不必以
强爭必行責之但當以羈縻無絕責之不得藉口決
裂任意允許

一條約應駁改處宜全數達知彼國
發出準駁章程所欲改者必應一氣告知俄人則彼
之意嚮所在孰重孰輕自然可見敵情既得我方有
以應之萬勿囁嚅不吐陸續辯駁不然彼將謂我隨
口增長我將不得盡其辭矣

一辯駁宜先重後輕
我已事事遷就俄人彼礙於情面或於末節略改一

二處聊以搪塞若先以全力爭論輕者彼既應允我豈能再與之爭重者乎

一先詰俄人無故遽發兵船商令撤回

俄船久泊日本近又駛至北洋愈近我境夫無故發兵俄原不直我釋罪臣彼撤兵船正足相當如此方是兩國和好實據此時宜令曾紀澤以此詰問緩議改約先議撤兵兵撤以後辯論即可從容此實緊要關鍵如彼不認發兵來華而以自防俄境海面爲辭則他日定議後不能藉口索取兵費矣

一責他國使臣以調處

英法德諸國公使所請我已無求不應若俄約全不容商酌威妥瑪寶海巴蘭德諸人豈能置身事外應請飭總理衙門以此詰問令其調處挽回即曾紀澤在彼稍有爭執齟齬該使臣亦可託諸國轉圜

一最要數事宜百計挽回以顧國體

陝甘陸路通商至漢口一也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二也張家口設行棧三也伊犂未還全境四也原約之有害者甚多而此四條則害之尤大者也能改固善即或萬難徑改無論如何設法抽換抵制總以挽回爲期不然使命再勞一無救正不惟後患太深於

國體亦太損矣

一約如不改惟有誅崇厚以存國權

崇厚本無可赦之理亦知朝廷本無願赦之心不過藉此睦鄰冀改原約設萬不能改請飭曾紀澤與俄人商論謂和約定後中之與俄顧全鄰好事事曲從惟崇厚實因不候諭旨犯我律條絕不與俄國相涉中國必須誅之俄國不必過問如此則雖無補於覆轍尚可示儆於將來中國不失其自主之權他日或尚有自強之望若曾紀澤此行兵不能撤約不能改崇厚亦不能誅三者一無所得徒貿貿然發一乞免

罪臣之報恐人將以議崇厚者議其後也宜令曾紀
澤熟思審處無貽咎戾
前數條爲目前入手之事機末兩條爲萬一無可挽回
之退步謹於萬難之際勉效維持之方仰懇敕下總理
衙門嚴切電致曾紀澤詳愼辦理無得意爲輕重終誤
大局

請防範崇厚片　光緒六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聞崇厚之家於本月初三日即已知有奏請開釋
之信延請星士占問何日可奉恩旨查曾紀澤電報初
六日始到何以崇厚先期得知此事都下閧傳詫爲怪

事頗係外國洋人在俄與曾紀澤商有成說後即有人先用電信報慰崇厚蓋崇厚辦理洋務多年家本鉅富與各國使臣厚爲結納以故交情甚深觀其羽翼如此之廣消息如此之靈此日難保不胸懷怨懟將中國虛實輸情外國從中播扇務使原約不改更加要求以掩其前此所辦之罪且雖蒙貸死正宜杜門箝舌省愆悔罪乃出獄數日即已各城內外拜客輿馬烜赫賀客盈門不知謝絕可謂毫無愧恥毫無畏憚當此俄人兵船正在海上之際尤恐其造言恫喝搖惑人心其應如何防範禁絕之處伏候聖裁

海警日迫急籌戰備摺 光緒六年八月十二日

竊聞俄船將近俄使將來沿海防軍尚未趕到儻再因循數日敵兵臨境必至束手而聽要求若與爭執彼突然決裂我將何以應之故此時必有實可以戰之方始可免於倉卒浪戰之害敬將切近急務數端循序聯貫條列以聞

一急速徵兵並急速籌給的餉軍火

俄船既來必將禁阻我之援兵以遂其要挾之計彼時調兵則礙和撤兵則受制從古敵國脅和無不如此同治庚午天津之事法國聞李鴻章將到力阻其

兵不準入境方允議和前車可鑒查已經奉調各軍及臣前疏所請諸將如曹克忠張得勝鄧安邦依克唐阿善慶陳國瑞王可陞婁雲慶等亟宜促令募練成軍星馳到防並須嚴飭各該省督撫移緩就急立撥餉銀發給軍火刻期起程如誤軍行即罪督撫若欲調此將而與該省督撫往返商酌則遲緩耽延與不調同調將而不令募兵與無將同募兵而不指撥的餉軍火與無兵同儻必待決裂而後徵召勤王之師悔之晚矣

一鮑超之兵宜速調輪船迎取

舯超聞已成軍然由漢口顧募長江輪船船數無多往返裝載到防太遲必致誤事惟有速令沿海督撫將向泊福建官局輪船暨招商局輪船盡數飭赴漢口運載此軍庶免到津在俄船之後致被阻遏不能入口

一各輪船宜調齊停泊北洋

船政局輪船共有二十餘隻分泊各省海口零星三兩毫無益處宜俟運載霆軍到津後即令分駐大沽營口兩處聽李鴻章會國荃調度不必遣回本省此船雖非鐵艦之比然以之攔截敵人運煤運械之船

牽綴敵人後路守島之兵以及海面偵探馳報亦非無用北洋爲兩京門戶萬不準各省督撫扣留

一煙臺必宜有良將重兵

煙臺爲北洋第一重門戶欲固天津必宜以全力爭之方爲先著臣前疏請飭周恆祺親駐扼守現聞該撫調兵往剳未經親往且並無著名將弁兵力亦弱若欲就近籌調惟有於江防各軍如吳長慶唐定奎章合才三將內酌選其一令統所部由輪船迅速赴東併力扼守煙臺及登州威海衞口岸五六日可到江防較緩江防自狼山以上之陸路更緩儘可另調

他營塡劄

一大孤山泉水急宜斷絕

大連灣爲敵船入北洋停頓之所大孤山有泉一眼甘而且盛自咸豐十年洋人踞此益加開鑿泉水更旺查洋船非淡水無以爲命近日雖有製造氣水之法然止可敷十日之用若無淡水接濟彼到海口自難持久宜令盛京金州防守大臣速卽密往查看將大孤山此泉設法窒塞毀斷萬勿顧惜但貴速貴密若機事不密必有他國洋人阻撓近年德國所以力爭此口者固爲停泊實欲奪據此泉之利此此舉正不

獨爲一時一事計也

一天津內河事急時宜斷船路

沈船浮簰下樁皆斷船路要法西洋各國行之屢效

查下樁須早爲布置事多窒礙惟沈船可以倉卒取

辦浮簰兼可藏設水雷爲用較便宜令李鴻章早購

壞廢沙船巨材竹木備用臨時相機酌辦

一劉銘傳宜特召備用

臣言劉銘傳屢矣未蒙明旨徵召查淮軍非有劉銘

傳督戰不能取勝該提督功高負氣李鴻章知其才

而畏其傲以故不便奏調當此危急之際豈可令良

將投閒似宜特旨徵召來京量加任用即或天津無可位置亦可令其自募一軍或守煙臺或防天津後路該提督現雖引病家居臣聞其實非沈痼皖人多知其詳

一京師根本宜速調知兵大臣

外間傳聞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已蒙宣召來京中外均賀得人惟恐該大學士因布置西防北來遲緩竊謂凡事當權輕重如和議竟成新疆自無戰事何必左宗棠身在行間如戰局終開京師重乎新疆重乎不待智者而決矣況新疆現有良將勁兵足資

控扼哉擬請再降密旨催令迅速來京毋許推託延緩京師必有此等緩急可恃之重臣方免宵旰獨憂人心震動

一籌巨餉必須借洋款

此時兵力宜厚萬不可吝惜餉需惟庫儲正患支絀如或兵集餉匱將有譁潰之憂目前救急之策止有商借洋款一法宜令上海道速向各洋商議借數百萬巨款以應急需若俟交兵以後再議及此必致刁難重利且恐緩不濟急矣聞俄國現向上海匯借銀數百萬以供來華兵餉寇能爲此我獨不能爲此乎

多用數百萬餉銀即可免賠敵國千餘萬兵費孰得孰失此理易明部臣仰屋持籌萬不可吝小費而誤大局也

以上數條有未辦者有現雖議及而並未決意速辦者有聽疆臣自爲布置而中台未經嚴切責成者當此大局緊迫臣是以苦口危言不憚瀆請斷宜審其緩急權其輕重勿再游移勿再延緩勿再惜餉勿再吹毛求疵而棄將材勿再任聽督撫推宕粉飾勿再恃鄰國調護遂存徼倖勿再聽敵國甘言遂懈軍心俄人見我實有戰心庶可早成和議仰懇 皇太后 皇上察臣愚悃即

飭樞臣迅速籌畫施行敕下各督撫將軍分別辦理毋得有名無實勿因出於小臣之口遂以人微言輕而棄置之天下幸甚

重臣辦防宜降明旨片光緒六年八月十二日

再曾國荃內召中外多知爲督辦山海關外一帶防務惟以晉撫僑居邊外名不正權不尊旣未便以寄諭徧示鄰省更不能以客官策遣諸軍士氣不揚安能制勝現聞其因此爲難不免疑慼顧慮似宜明降諭旨以一事權彭玉麟亦宜特頒明旨將江海各防飭令督辦兩臣名有專屬責有攸歸然後威令能行事無掣肘矣如

恐有礙和局或渾涵其詞亦無不可曾國荃督辦奉天
山海關一帶事宜彭玉麟但稱督辦江海一帶事宜似
亦可行是否有當伏祈聖鑒

遵議奏陳摺 光緒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本月二十日欽奉 皇太后懿旨以俄使將來令廷臣
通盤籌畫顧全大局妥議具奏竊謂布策未來俄人意
指如何無從懸擬然而謀國禦敵之道有須待臨幾因
應者有必當素定於先者不然或游移不決而誤事或
一時畏恐而乖方非計也查俄國外部來文有要務全
駮無從和衷議改等語是未嘗不可駮也又有和不商

辦等語是未嘗不可商也臣謂布策此來固是危局亦未必非事機緣曾紀澤多執己見在彼定議亦屬無益從古敵國交際之事謀戰為本辯論為末形勢相禁制為上婉詞懇請為下計其到來尚須一月即或決裂又須兼旬及此之時惟有急修邊備靜以待之布策來時自上海煙臺天津一路入京沿海兵備皆在目中若知我實有必戰之心則十八條之中必可商改若見我實無能戰之具則十八條之外必多要求俄人必欲來華定議詭謀不過如此若慮要挾過橫與其聽命於人不若求之在我至於議約一節亦須豫定等差胸有成算

方可臨時操縱謹分別備法講法另片臚陳伏思去冬
詔議俄約以來至今十閱月矣臣不揣愚陋迭有奏陳
猥荷聖恩屢與諮議第一次疏請綏索伊犁即西洋所
謂布魯太斯特辦法也若使總署當時照此電商俄國
何至與此波瀾此一誤也上年十二月總署會議臣奏
旨諮商即面向王大臣言之請毋庸遣使可即令邵友
濂與商原以邵友濂昔爲參贊今署使臣本係崇厚議
約時事中之人俄人不能拒不與議則俄之或可或否
早有回音我之或戰或和早可定計何至遲至目前並
不知俄人准駁確信此二誤也正月初會議邊防並崇

厚罪名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向王大臣面陳請調李鴻章來京與議如該大學士灼知邊備萬不足恃自能造膝密陳早思轉圜之計何至崇厚已定罪名復來請赦致辱國體此三誤也上年十二月臣即疏請宣召左宗棠鮑超劉銘傳郭寶昌喜昌諸臣若當時即召召來即用早已內有運籌外有折衝何至此時倉卒無備此四誤也上年十二月臣曾疏言東三省將軍不足以備緩急正月初會議臣復力向沈桂芬言之謂東三省將軍如暫難破格或派大臣巡歷或派良將訓練公摺曾列此條入奏若早請簡派何至曾國荃至今尚

未到防銘寶喜昌之軍至今尚無軍火此五誤也五月內議免崇厚罪名臣疏言既無能戰之人卽宜電致邵友濂告知俄國緩伊犁給償款其餘各款並非一味翻駮若不專待曾紀澤早將此數條達知何至中使赴俄俄使赴中兩相錯迕成此緊迫之局此六誤也上年十二月臣第二疏會請購造戰船分屯大沽營口煙臺三處調募閩廣將卒正月總署會議擬陳各條復切言之七月上疏又請徵調粵將鄧安邦率領所部北來若使早有水師戰船何至明知敵人欲入遼海旅順煙臺無法攔截大沽北塘無術牽制此七誤也種種失機悔之

已晚臣每逢會議之期恭親王頗爲虛心諮訪止以臣人微言輕樞臣等成見過重總覺書生之見無當機宜又復存希冀無事之心不欲徵兵動衆用將則刻意吹求籌兵則靳惜巨餉心既以戰爲不然又不敢痛切力陳早爲准約退兵之策進退無據以至斯失事至今日臣亦不忍歸咎樞臣自矜先見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不得不披瀝上陳欲望飭諭樞臣等博采羣言早謀速斷勿致始終鑄錯惇親王恭親王醕親王國之懿親休戚最切樞臣等身任秉鈞責無旁貸伏懇　皇太后懿旨將臣此次摺片發交惇親王恭親王醕親王暨軍機

大臣妥商速辦如别有長策亦望早爲謀定施行天下幸甚

條陳防務片 光緒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謹陳目前防務數條恭候聖裁一催知兵重臣以備戰大局必宜顧全故臣始終意在以備爲講斷不欲輕挑釁端特恐布策毫不與我以可轉且更有無理要求迫我以不得不戰又將奈何然則力維和局仍須實籌戰計竊計布策到華總須九月半後議事或妥或否定局約在冬初其時距封河之期不過一月若彼驟開戰局爲期過促豈能持久然則即啟兵釁亦在明春趁此數

月之間急籌防務此時惟有與布策往復辨論姑與羈縻一面徵軍調將一面再須諭旨促令左宗棠迅速來京籌畫戎機並令將戰守方略先行奏上約計該大學士正月可到其時海防已完諸軍已集該大學士老於兵事臨時操縱自有卓見定衡也一 詰俄兵以杜兵費此時宜電致曾紀澤照會俄人詰其兵船東來之故謂兩國議約自應和平商辦若挾兵要盟於中國體面有關且恐沿海將士一見敵船誤發大礮囑其國知照來華水師暫勿駛至中國海面儻和議不成再戰不遲彼若覆以並非來華搆兵將來即不能要索兵費此條臣

前經陳奏今布策雖來事尚可行一速購軍火閩調防諸軍皆苦於軍火短缺兵無利器豈能徒手搏戰李鴻章津防緊要豈能供衆人之取求若姑以各省舊存鈍朽土槍土礮充用亦非制勝之策惟有立發數十萬金飭南北洋大臣向上海洋行迅速購買各種精巧後膛洋礮洋槍及戈登所云之春坎礮並火藥炸彈等物務令足敷各軍半年之用除見有外速寄信外國定買往返三閱月可到不可再緩再咨一調水師將士臣屢疏請調閩粵熟悉海戰將士並請調廣東總兵鄧安邦率所部前來北洋其利害前疏已詳查海口雖無戰艦然

輕舟水師亦有大用且粵人長於海鬬習見洋人性所不畏與長江水師不同此層極爲要務仍宜趕辦一用現有之將曹克忠雖交李鴻章差委然至今未聞成軍坐閒良材實爲可惜宜令募練數千人自成一隊即用天津忠義驍果之士尤爲相宜或即劄蘆臺或備天津後路策應均屬有益依克唐阿臣前疏請令百日後赴營口帶兵如已蒙俞允應即催其速來令岐元將旗兵內揀選精銳一二千人交其統帶以爲會國基之助此二將近在咫尺可以應急此外如臣前疏所請劉銘傳諸人儻蒙召用即宜促令北來至於借洋款以籌巨餉

增大將重兵以扼煙臺均爲要義可否查臣原疏酌量采用伏祈聖鑒

俄約最重數端必宜抵制片 光緒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竊惟條約一節臣閱總署奏片如果所許尚在十八條以內即行請旨批准等語此懸揣曾紀澤之語言可想即應付布策之大意諸臣爲救急紓禍起見亦屬謀國苦心臣愚以爲時勢不同處置亦異假如許條約而立誅崇厚則原約雖稍與通融猶之可也今崇厚既釋則原約不能不爭假如置伊犁而全約可翻則用沈葆楨之議竟棄伊犁亦未嘗不可也今俄使已來條約勢難

多改則伊犂不能不取取伊犂則仍不能不索伊犂全境罪臣赦矣五案結矣屈意强鄰無微不至若原約一字不易不惟膏肓貽害實於顏面有傷從此四裔交侵何以立國今縱不宜開決裂之端然亦必思抵制之法查最重四條內如張家口設行棧此易爭者也松花江行船本係專條可以剔開緩議者也漢口通商一條若用臣前疏所議設立運茶公司招商減稅令彼在嘉峪關接販務令茶多價賤較之恰克圖一路省費獲利彼當肯允查俄國外部來文但渾言伊犂割地推廣商務均須允行並未指明此件若他項商務準其推廣有準

有駁彼詎拂然至伊犂南路固是彼之所爭若權其輕重於塔喀二城所屬遼遠邊地酌商劃給與此互換似亦可行如此則以窮邊易形勝在我未爲失策占理本足又加情商諒不至絲毫不可變通也總之原約最重數端無論如何設法抽換要以改動爲期甚至伊犂償恤款量爲增給亦無不可蓋予以可欲則敵心饜實有戰具則敵勢阻俄人素性持重若謂必欲橫生戰釁當不其然臣意實欲外洋見中國作事堅定不變所不願者不能强以必行雖至別項受損勞費興兵亦不甘俯從謬約庶幾不至肆其貪欲效尤生心此中權宜伏惟

聖明裁奪

議約期迫請籌挽救摺 光緒六年九月十二日

臣聞俄使已經東來曾紀澤要之使回重與訂議廷臣皆喜臣獨以為不然何也俄使為我追回若不開誠決計速為定局令其挾忿重來是怒敵國也既無分別輕重簡約易行之策又無不畏決裂準備一戰之語徒令使臣吐茹不得剛柔皆非是窘使臣也使臣多執成見但論界務不爭商務若不予限制不受機宜必致逞臆卒定一翻不能再翻是誤國事也夫使布策到京總署自可從頭另議果能持以堅忍之心輔以變通之法或

可爭回要義數條今曾紀澤再議必承該使臣五條上文而言查原議五條本有難解內止索還伊犂全境一條爲要務爲實爭其餘已屬次等措詞又甚浮游如領事暫緩一條卽言暫字終歸必設是名爭而實不爭也如天山兩路不全免稅一條將來新疆各城但納稅一兩處卽算如約是爭其所不必爭也如塔喀邊界派員議定一條空言議定並未言分界限以何處是竟以不爭強稱爲爭也如哈巴古三城一處留貨一條尤爲瑣屑本非十八條之一是雖爭尚不如不爭也試思伯都訥西安漢中旣許通商張家口旣許設棧內地近畿暢

行無阻而於關外沙漠計較留貨之區亦顛倒之甚矣
大抵曾紀澤之意既苦俄人强横又復偏執己見於最
要者止爭伊犂全境一條而以四條或不關緊要或並
非實爭者搪塞充數名爲五條實止一耳雖俄人慨允
我已大失便宜況布策追回譬如買人出門我復招之
使返必須增價無疑可知曾紀澤此次必至降格相就
據彼外部來文伊犂割地俄志甚堅卽使布策十分通
融極之准改其四亦必不允其一然則伊犂全境終不
可得夫曾紀澤既有五條不權輕重之上文失言於前
日又有總署八月初八日漫無限制之電寄横亘於胸

中將來轉圜結局不過新疆俄商稍有一兩處納稅而已夫以中外大局擾攘近一年徵調半天下九重憂勞臣爭再遣行人六下廷議而究竟止歸於爭得邊外區區一兩處稅銀而止以言實則大傷以言名則不正天下萬世將謂之何臣謂彼既有不強概允一言正可就此與之力爭要著此時必宜速飭曾紀澤掃除前文從新另議注意重務專力籌商除其他各條應由使臣相機辯駁外竊謂西漢通商一節尤爲大利大害之所關臣上年十二月第一疏已經備陳而大學士左宗棠覆奏疏中病國病官病商病民諸說尤爲詳盡至於目前

維持臣已兩疏陳有減稅招商中俄兩利之策此時與俄人辯論但當以華商生計爲言蓋新疆賈販本皆西商今准俄貿易准俄免稅則山西甘肅數省之商民於關外已無所獲何忍并此而奪之查張家口恰克圖一路舊有茶商二十八家利息豐盛自咸豐季年俄商盛行今存者止三家耳西漢若引入俄商吾民生計尙堪設想哉捐關外之利予俄商留關内之利予華民可謂極寬極讓極和極平俄人於他條所得已多於此條亦復有利何至決裂就合敵國不顧情理使臣何忍不一啟口乎嘗讀同治六年九月故大學士曾國藩覆奏豫

籌修約疏有云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儘可告以卽使京師勉强應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爭回卽使臣工勉强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爲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之王大臣爲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辯甚至因此決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儀而開釁上可以對天地　列聖下可以對溥海蒼生中無所懼後無所悔等語又云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不設抵制之詞不用嚴峻之語但以誠意動之始終不可移易彼知理直不可奪衆怒不可

犯或者至誠所感易就範圍等語縱樞臣以臣爲書生之見獨不思左宗棠固嘗連篇累牘而上陳乎縱使臣以爲不曉洋務獨不思其父曾國藩固嘗腐心切齒而力爭乎伏請敕取左宗棠曾國藩兩疏上呈御覽令諸臣等一再思之至如松花江行船一條曾紀澤本有提開緩議之說卽不能爭亦當姑置勿議免致說斷無可轉移如伊犂全境一條卽不能爭當與俄人婉商酌分南境爲中國留一南通八城之路免致棄伊犂孤城爲絕地如領事一條則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處尤要我之防兵稀少一設洋官數千里蒙古盡爲彼用卽不能

全爭亦當擇此切迫者實力阻止免致以一暫字自伏禍胎即或智窮勢迫此三端必不能爭而西漢一節斷不可讓聞曾紀澤之意目前著重專在伊犁全境然臣謂萬一彼此相持和議難成中國可爲商民生計而與兵亦不值爲伊犁屬地而決裂輕重之權此亦易曉者也爲勢至此補救將窮限期一展不能再展敵使一追不能再追樞臣因惶惑而全無定衡使臣執己見而不度利害使臣旣以當爭者爲不必爭樞臣又不肯籌一審敵情鉗敵口之法以指授使臣則雖爭亦如不爭若再不乘此數日未定之轉關力爭此一綫實在之利害

臣不知樞臣使臣諄諄瀆請頒國書釋崇厚結五案展
限期畀遜包荒無微不至所爲者果何事也臣誠迂陋
亦知相時勢諒使臣獨以區區愚誠旣蒙厚恩使與諸
議有見不敢不爭有言不敢不盡惟聖明垂察焉

敬陳東防西防事宜片 光緒六年九月十二日

謹將目前西防東防事宜敬陳數條以備裁擇一左宗
棠內召劉錦棠素爲軍鋒該大學士自必薦爲西帥惟
是劉錦棠勳績雖多資望非左宗棠之比張曜百戰宿
將名位相埒恐懷觖望之心致成不相下之勢西陲兵
衝豈可令將領自生疑忌臣聞張曜才兼文武智略老

練實非一介武夫似宜予以幫辦之名庶幾益加鼓舞彼此和衷自於邊事有益一聞曾國荃之意欲駐劄山海關竊惟關外形勢營口爲前敵錦州爲重鎮統帥宜駐於此方可左右策應今日海防情事敵船若入遼海必趨營口設由此登岸必就近東窺奉天決無西突關門自斷後路之理彼若欲擾畿疆則逕犯津沽矣然則宜備者奉天也非山海關也統帥不出關備營口則鞭長莫及援奉天則著著落後似無大益至宋慶郭寶昌劉連捷劉維楨四將之軍分相敵而情相浹且湘楚皖豫餉之厚薄不同共處相形必懷嗟怨輕則有逃潰之

憂重則有私鬬之患尤須主帥較近方能施鎮撫調護之方曾國荃近頗衰病神識銷減大爲可憂朝廷宜豫籌替人方免臨時失措總之即使俄人與我無衅恐亦將逞志朝鮮以後邉防勢不能已伏冀廟謨廣運於東方將士早爲籌畫周密以固陪京再目前應急之計止可徵調南軍若計久長則關外征防總以選練北將北兵爲上客兵斷不相宜臣前此具疏具說帖屢經瀝陳惟望聖明留意一鮑超不日到津該提督功高氣盛必須位置得宜方免主客參差即不願受李鴻章節制又難驟假重權竊謂若使調補直隸提督則不亢不卑自

然形迹默化卽使俄事粗定以後各國修約等事無年無之防將防軍斷難遽罷而畿甸之間尤須有大將重兵方免受人要挾臨事徵召又蹈後時之悔霆軍皆係楚人北邊東陲皆不相宜自以屯駐畿輔爲便直隸年年水患苦於無力修治將來防秋之暇卽以兼供濬河開渠之用亦未嘗非一舉兩得之事也以上三條關乎將帥之乖和卽繫乎邊疆之利害臣愚私憂過計不能默然

預籌松花江行船辦法片光緒六年九月十二日

再松花江行船一條如萬一必不能改惟有二策可以

鈐制一則烏蘇里河之西淀泊甚多若於松花江南岸決口數處放水入淀以畢行水利爲辟江流漸淺輪船自阻一則松花江沙洲極多若於淺處沈船墜石或倣江南沙田之法種植挂淤之物數年後淤積洲成可礙輪船此則目前無形日久有效查上海吳淞江口內於咸豐末年沈有洋船一隻積年沙阻成洲輪船多礙繞行喫力前數年上海洋人修築鐵路徑達海塘蓋恐日後沙洲愈高船路竟阻因欲別通口岸觀此可知沙洲確是輪船所忌以上二策應擇其易行者舉辦擬請敕下銘安吳大澂酌采此意相機推廣密行籌辦管窺之

愚伏祈聖鑒

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摺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

竊惟日本擅滅琉球中國屢行責問彼遂賂我兩島而因以推廣商務改立新約爲請近聞其使臣屢催總署迫我速結臣以爲此不可不審也七月初十日臣爲俄事所上邊防一疏曾有聯日本以伐交商務可允者允之使彼中立不助俄勢等語所云聯日本者專指商務且必可允者方允與球事無涉也既允商務則必與之立約中俄有衅彼不得助俄爲寇濟餉屯兵非無故而曲徇其請也蓋商務所爭在利方今泰西諸族麕集中

華加一貧小之日本亦復何傷夫中國不過分西洋諸
國之餘瀝以沾丐東洋而藉此可以聯脣齒之歡孤俄
人之黨此所謂不費之惠因時之宜臣所以敢為朝廷
請者也若球案牽結寥寥荒島卽復封尙氏終難自存
我不能庇累朝臣僕之琉球復不敢抗蕞爾暴興之日
本從此海環萬國接踵效尤法踞越南英襲緬廓俄吞
朝鮮數年之後屏藩盡失他國猶緩也朝鮮一為俄有
則奉吉兩省患在肘腋之間登萊一道永無解甲之日
矣竊念俄事擾擾將及一年廟堂無欲戰之心將相無
決戰之策將來結局大略可知夫撫俄猶可言也畏倭

不可言也情見勢絀四裔交侵其能堪乎此則臣所不能不爲國家深憂之者也從古來諸國角立之世大率須審鄰國之治亂强弱於我之遠近緩急分別應之固無一律用武之道亦無一概示弱之理經傳所謂度德量力史策所謂遠交近攻故與俄戰則不得不與倭和與俄和則不妨與倭戰此謀國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爲此時宜酌允商務以餌貪求姑懸球案以觀事變並與立不得助俄之約俄事既定然後與之理論感之以推廣商務之仁折之以興滅繼絕之義斷不敢輕與我絕設必不復球則撤回使臣閉關絕市日本甚貧華市一

絕商賈立窘嚴修海防靜以待之中國之兵力財力縱不能勝俄何至不能禦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窮矣臣聞近日外間文武將吏語及日本皆謂可討臺灣生番一案志士扼腕太息以爲失計比者自俄警以來徵兵選將沿海森然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懾日本者以懾外洋各國計孰有便於此者儻此舉再誤則中國安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師跨海擣橫濱奪長崎掃神戶臣雅不欲爲此等大言至於修防以拒之絕市以困之此亦平實而甚易行者矣臣所爭者非琉球之存亡所計者乃國家之利害仰懇廟謨裁斷將商務撙無弊者允

行球案抽出緩辦如聖意不決卽望飭李鴻章左宗棠速議具奏庶免倉卒定約日後追悔卽或總署諸臣難於峻拒但使封疆重臣執奏不允卽可據以爲辭昔宋眞宗欲徇遼人所請而寇準以爲不可卒改前議此等大計亦不可不令疆臣與議也竊恐朝廷不察臣七月初十日上疏之本意而又蹈生番一案之故轍不得不縷析懇切言之

臺防重要敬舉人才片 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

再日本若有違言南北海防他無足慮北洋兵力尙厚不能攻也上海洋商所萃彼不能包各國之利息不敢

擾也所防者惟臺灣爲急夫議臺防者已五六年矣而毫無成效者不得人故也閩省兵既不練將材又少竊聞甘肅軍營差委候補道劉璈曩在左宗棠軍中才識雄毅兼有權略前官浙西治行第一曾隨沈葆楨渡臺辦理倭案聞其平居私議自謂惡寒喜熱若有事臺灣慨然願以身任又廣東潮州鎮總兵方耀智勇沉深身經百戰聲威赫然臺灣距潮甚近其地商務半係潮人若令帶所部潮勇數營前往風土尤爲相習竊思若得此文武兩人責以臺務畀以重權必能左提右挈闢土阜財撫番捍敵爲八閩之藩衞蓋臺灣瘴熱任此者不

惟擇其才又必服習水土不致疾病者該兩員尤爲相宜兩人材器敢請諭之浙粵兩省官吏士民決無異詞朝廷如以爲可用即當先其所急不得任聽督撫扣留夫日本滅球乃垂涎臺灣之漸爲保臺灣計爲保閩省計此亦不可緩者也惟望宸斷早爲決計施行

請飭李鴻章節制防務片　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

再俄人貪橫決裂與否尙不可知誠恐彼目前與我閃爍其詞姑作和勢懈我戰心俟其琿春等處水陸之兵大集沿海虛實盡已偵探詳確然後肆意要求昌言索戰若稍存冀幸無事之念日後必受其愚故邊防必宜

趕辦近來惟天津一路粗有戰守之備營口煙臺斷不可恃曾國荃病日深而氣日衰頓軍臨榆自關以東絕不敢引爲己任關東四將惟宋慶郭寶昌能戰耳劉維楨劉連捷兩軍平日空籍太多臨行湊募劉維楨所部多係黃陂孝感游手浮惰之徒劉連捷所部半是直隸山西沿途烏合之輩以此臨陣豈特不能當俄人乎周恆祺撫東尚無劣蹟然素不知兵諸將皆玩而輕之調防登州之總兵全祖凱新募之勇大半濟南乞丐致土人有丐兵之嘲總兵王正起在東將中略勝而桀驁太甚不受鈐東夫營口乃盛京近岸煙臺乃渤海首衝同

爲北洋門戶而疆臣如此諸將如此可不爲寒心哉竊謂曾國荃素有大勳周恆祺幸無官謗朝廷用人自宜因其所長而不窘其所短可否分別回任量移另擇干城之選則北洋全局庶可無虞聞劉銘傳近來目疾漸痊實無大病亟宜促召北來如李鴻章必以爲天津無須此人或令專防關外駐劄錦州亦必能壁壘一新遇敵不敗且聞劉銘傳與盛京副都統富陞素稱投契極相引重則以後共事關東可期同心戮力至於北洋大勢總須聯爲一氣方能戰守兼權犄角相助論地理論人事皆合如此竊謂宜令李鴻章節制北洋三口防務

責令通籌方略簡汰將士該大學士究係更事重臣精力猶壯儻專其責成當可力圖禦侮固勝於今日之散渙推諉者遠矣否則兵劣而無律將雜而無統餉浩而無實一旦有警豈不危哉區區管見敬備聖擇

閹宦宜加裁抑摺 光緒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竊近日護軍玉林等毆太監一案劉振生混入禁地一案均稟中旨處分訖查玉林固係毆太監之人而劉振生實因與太監素識以致冒干禁籞是兩案皆由太監而起也伏維閹宦恣橫爲禍最烈我朝 列聖馭之者亦最嚴我 皇太后 皇上恪守家法不稍寬假歷有

成案紀綱肅然即以此兩案言之玉林因藐抗懿旨而加重並非止以太監被毆也劉振生一案道路傳聞謂內監因此事被罪發遣者數人是聖意灼見弊根並非嚴於門軍而寬於禁御也仰見大中至正宮府一體曷嘗有偏縱近侍之心哉惟是兩次諭旨俱無戒責太監之文竊恐 皇太后 皇上裁抑太監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監等未必喻之各門護軍等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盡喻之太監不喻聖心恐將有藉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之患護軍等不喻聖心恐將有因噎廢食見好不詰之憂天下臣民不能盡喻聖心恐將有揣摩

近習謟事貂璫之事夫嘉慶年間林淸之變則太監爲
內應矣本年秋間有天棚搜出火藥之案則太監失於
覺察矣劉振生擅入宮禁不止一次則太監從無一人
舉發矣然則太監等當差之是否勤愼小心所言之是
否忠實可信聖明在上豈待臣言萬一此後太監等竟
有私自出入動託上命甚至關係政務亦復信口媒蘖
充其流弊所至豈不可爲寒心哉相應請旨嚴飭總管
內務府大臣將太監等認眞約束稽察申明鐵牌禁令
如有藉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懲處至內監出入舊例應
有門文郎使謂禁中使令繁多向來或有便宜辦理非

外廷所能盡悉者亦望敕下總管內務府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妥議章程以後應如何勘驗以謹傳宣而杜影射之處奏明遵守其劉振生一案如有懲辦太監亦懇明旨宣示則聖心之公國法之平天威之赫曉然昭著於天下庶幾宿衛班軍知感知悚可以各舉其職矣臣記注之官職在拾遺補闕聞之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傳曰城狐社鼠惡其託也迂愚之見不敢不竭知上陳伏祈聖鑒

請修政弭災摺 光緒七年六月初十日

自上月二十九日夜間彗星見於參井之分至今已十

日矣竊惟古來遇變修省之義不外乎修德修政方今
皇太后仁聖恭明勤勞庶政　皇上敦孝典學日就
月將斷無失德上干祲沴至今日修政之要敢敬爲朝
廷陳之一曰用人夫用人不過進賢退不肖然不肖不
去雖有賢不得而用也近日大患宵旰憂勞於上而臣
工泄沓於下其膜視君國痼習已深斷非空言訓戒所
能悛改而激濁揚淸自大臣始擬請聖明獨斷默加審
察並飭軍機大臣切實秉公考核內而部院卿寺各堂
官外而將軍督撫諸大臣其有蠹國害民曠官廢事昏
庸鄙劣物論不孚者擇尤請旨立予罷黜數人以儆其

餘僉壬既去俊良自升長官既賢舉劾自當夫然後可以講求自强之略儲材之道察吏之方理財治軍之策昔王猛治秦不過斤斤焉以黜尸素拔幽滯爲務而國勢以强轉移風氣之樞要將在是矣一曰言路伏讀四月初二日求言之詔諭以不可稍存避忌誠矣切矣今既數月言者寥寥他官姑不論科道獨無愧乎臺諫失職官邪民隱何由上聞此臣之所大懼也擬請申諭有言責諸臣於臣僚賢否時政遺闕直言無隱言而當者奬之不當者容之則讜言日至矣而朝廷亦可因其所言以知其心術之所存才識之所至未嘗非觀人求才

之一道也一曰武備各省防軍歲餉費至二千萬以外防營之弊空額吞蝕一游惰充數二不加訓練三滋擾防所四夫罄庫藏竭民膏乃徒以飽統領營官之囊橐而遇事仍不得其用誠可痛惜者也擬請嚴飭各督撫統兵大臣稽核所部務令足額精選約束習勞防營若蹈諸弊一經彈劾發覺則罪其督撫主將至於戰必資火器守必藉礮臺防海必需戰艦而土槍土礮萬不如洋槍洋礮舊式礮臺萬不足以資捍禦木質兵船萬不如西式裹鐵諸兵船稍習行陣者皆能言之疆臣統將尤宜於此刻意考求多方購備隨宜建造安不忘危此

則古聖人未雨綢繆之義也一曰禁衞各門護軍職司
環衞所繫匪輕比來禁衞之懈弛亦甚矣臣愚以爲欲
整飭之先體恤之似可仿照神機營之例加給餉項使
之生計贍足庶可盡心當差至於督率稽察嚴定章程
各舉其職則責在前鋒護軍諸統領擬請敕下軍機大
臣會同各該衙門速議舉行要之雖無妖祥亦當有整
綱飭紀之道既覩變異尤不可無防微慮患之心人事
既修天心自格若夫臺官占星出何宫掃何宿主何占
此乃拘墟膠柱之談儒者不道謹約舉數事以備聖人
應天以實之一助

星變修省勿過憂慮片光緒七年六月初十日

再星辰變異正由上天仁愛人君因事垂象俾得早爲之備此次彗星較之以前數次所見迥不如彼之甚光淡氣薄亦無芒歧所出所經部位亦非要地嗣後距垣星漸近尾卽漸短臣仰觀目驗逐日遞減始終未犯入垣中夜來已將消滅謹案春秋傳曰齊有彗星晏嬰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憂於彗蓋彗之取義在於除穢布新澄汰不職滌盪積弊卽除穢也登進賢良奮發振作卽布新也若不加儆惕豫防則爲禍若因此而增修政事益臻治安則轉可爲福前史具在實非必不可解

之災也側聞　皇太后因星變之故過於憂焦寢食不怡仰見敬畏之誠修省之切惟是聖體尚未大安正需攝養儻焦勞過甚轉非所以仰副上天仁愛之懷即如近年俄事方棘而俄主自斃中華安如磐石是天之眷顧中國福祚我朝信而有徵伏望寬懷頤養惟剴切以盡人格天諸事責之樞臣萬勿過於憂慮但使聖體早臻康復祥孰大焉此非獨微臣一人之愚悃實九州四海臣民之同心也謹再披瀝上陳伏冀聖明垂察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疆寄虛懸請早處置摺 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五日

竊自夏間彗星示儆省愆修德下詔求言乃邇日星象復有變異上蒼仁愛告戒如此深切著明若猶不急思弭災防患之道則眞可懼矣臣誠愚陋不敢毛舉細故竊謂今日防患之道其大者無如西北之邊防東南之海防新疆初定濟兵轉餉遏亂萌安反側調和將士綏徠遺黎創開商務撫馭遠人惟陝甘總督之責厥任可謂重矣今曾國荃自拜命以來半年矣養疴故鄉殊無行意或云病體孱弱或云家事憂煎其進退維谷之實情自亦可閔然而雍涼西域之事將誰屬乎且聞近日陝回之安插在甘者紛紛潛歸陝民洶懼楊昌濬暫時

護篆才望無奇馮譽驥入關未久將吏不習曾國荃病痊無時若待其固請解任然後謀帥展轉抵任必在冬春之交矣設有意外之事誰當任之臣愚以爲曾國荃勳望素盛功在中興其舊勞當錄其私情當恤斯乃國家所以勸大臣也伏望將曾國荃開去陝甘總督之缺溫詔慰問酌量情形別加優禮委任速簡重臣疾馳度隴必須清強任事於理民治戎兼能諳悉而又能調和楚軍者始稱是選庶乎朝恩邊寄兩不相妨矣兩江總督劉坤一現蒙內召令彭玉麟署理綸音一下萬口驩然爲東南得人賀方今中外大僚勝此任而無愧無如

該侍郎者惟是該侍郎秉性超曠不樂居官恐其必有辭讓之舉必且謂兩江繁劇病軀不任臣聞其年齒雖長而志氣甚壯宿疾雖在而神明不衰性情雖豪邁疏闊而宏綱大體洞中竅要爲總督者若是亦足矣該侍郎公忠直諒海內咸知一聞莅任墨吏貪材必且望風解綬驕兵悍將必且不戒而戢吏治軍威立見起色即至外洋各國亦將敬憚日本聞之必且悚懼改圖就我範圍至於尋常吏事責之蘇撫及兩藩臬運四司而該侍郎受其成足可無誤夫總督一官原貴其總攬綱要策厲僚屬耳豈以刀筆筐篋簿書期會爲能哉即使該

侍郎坐鎮卧治亦勝他人十倍僕必須旣上遜讓之章始下强起之詔往返周折動淹旬月似宜於此時先頒寄諭催其赴任優旨敦勉責以大義謂該侍郎當以擔荷艱鉅爲純忠不當以不受美官爲高節並諭以但持大綱勿過勞煩總之必令該侍郎受任而後已此二事一以定西北一以安東南實關天下大計若待曾國荃始終謝病不起西事已棘然後蒼黃謀之則已晚若待彭玉麟辭疏已來朝廷處置已定然後臣僚上章論之則已遲故不敢不豫爲早計披瀝言之至於江蘇山東兩巡撫皆係海邦重任命下數月尚未到官今福建巡

撫岑毓英早經自黔抵閩達者已達而近者無期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臣於六月內已疏請飭催不憚再瀆伏惟聖明垂察趣令赴任海疆幸甚又若劉錦棠張曜二員如朝廷察其能勝邊帥亦望早降明旨實授以欽差幇辦之任俾其各專責成以堅將心以作士氣亦於邊防有益今日天時人事內憂外患可慮者甚多當言者甚多然未有如封疆重寄虛懸未定之最可慮者安危所係夙夜憂灼不能自已謹繕摺上陳無任焦思迫切之至

請勸俄主除去苛政片 光緒七年閏七月初五日

再聞俄國自舊主被刺後其嗣主亦屢被人謀害捕之不勝捕防之不勝防於是終日惶懼無策可施現在居於礮臺之上以兵士環而守之其嗣主素稱英壯自即位後憂懼太過半年以來面目頓如老翁蓋俄民深惡其君必欲逞其凶謀使無人敢爲嗣主方可改爲民政之國推原其故由俄國政令苛急賦重役煩好兵不已國人苦之冀改爲民政則一切略用西洋之法政事聽之公議民生得以休息如斯而已竊謂外國禍變如此此中華大有可爲之機也爲我中國計莫如發一國書遣曾紀澤赴俄先道存問安慰之意繼申恤災聯好之

謀略言俄國亂民爲害中朝眷顧盟好深爲念之憂之但如此憂懼防範終非長策勸其除去苛政務行寬大輕刑薄賦弭兵息爭親睦四鄰與本國民人及各國公使堅立約信政寬民樂自無叛心謂此乃中華自古來安民禁亂之法願俄主納此以爲自安之計並向各國使臣俄國官民昌言之俄主若聽之則亂黨必解俄主必安從此兵端漸戢且感我之推誠親睦其君其民皆德我矣若不聽而苛暴如故則禍變必且再見而我之德意亦已播聞則各國皆智我而俄民亦德我矣嘗考西洋風俗鄰邦公使常有排難解紛之事堂堂中國豈

可無此舉動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鄰國之虐政息海外之兵端大仁也中國能定俄國之亂使地球上下萬國無不讚服大威也長駕遠馭之略昭德懷遠之經實在於此孔子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正謂是也機不可失伏惟宸斷施行

張文襄公全集卷三終

新城王樹枏校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

奏議四

到山西任謝恩摺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竊臣於本月初八日跪請聖訓仰蒙慈闈温諭訓勉周詳莫名欽感陛辭後於十二日束裝就道馳抵山西省城二十四日准前任撫臣衛榮光派員將山西巡撫關防并提督鹽政印信暨王命旗牌文籍等件齎送到臣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任事訖伏念臣以文學侍從之下才被天地生成之殊遇容其愚戇寄以撫綏入境以來沿途體訪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貧弱交

秉激揚並要當以課吏安民之道先爲深根固柢之圖
墾荒積穀以厚生節用練兵以講武至於鹽鐵理財之
政邊屯固圉之謀苟爲勢所便而時所宜豈敢辭其勞
而避其怨惟有虔稟懿訓奉宣皇仁期無負公正之特
褒誓一掃因循之錮習身爲疆吏固猶是瞻戀九重之
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庶殫駑鈍少答鴻
慈所有微臣到任日期除恭疏題報外謹繕摺恭謝天
恩再本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省城連得大雪傳聞省
外郡縣霑足頗廣堪以仰慰宸廑合併上聞
旨知道了欽此

閻敬銘定期赴闕摺 光緒八年二月十六日
竊臣於上年陛辭日仰蒙 皇太后聖諭令召閻敬銘來京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前工部右侍郎閻敬銘疊經召令來京均以疾辭現在時勢多艱需才孔急等因欽此臣到任後知閻敬銘久寓解州因訪諸久在河東及南路來省官吏將其近年精力若何衷曲若何考證詳確知其心力精健足以任事當具公牘咨會並致書函恭述欽奉寄諭有宣示之件趣其來省閻敬銘答書似已揣知朝廷有召用之意以天寒疾作爲辭臣訪知候補知府馬丕瑤因居官甚好素爲閻敬銘

所敬愛可以婉曲盡言卽委該府再持手書馳赴解州書中動以聖朝眷注耆碩之深恩責以老臣共濟時艱之大義並飭馬丕瑤相機敦勸旋接部咨閻敬銘已蒙簡授戶部尙書又具函牘百方規勉頃接閻敬銘咨送謝恩摺稿並致臣手書略言辭遜高官而定期入覲其摺徑由解州驛遞計已早達宸覽據摺稿有三月先至太原卽行北上四月內泥首宮門之語函內有無論病體若何必遵斯語諸皆奏明一無更改之語具見感激之誠瞻戀之切北上之期當非推緩查閻敬銘今年才六十五歲自僑寓山西以來查賑減徭諸事無不殫精

勤力智慮周裕不覺疲勞每與人談及時事艱難晉民困苦輙爲搤捥泣下是其愛國憂民之心未嘗一日去諸懐抱所稱春寒痰喘不過一時微疴且行路既多偶然發喘亦係五旬以外人常態至於左臂疼痛更無妨於辦公聞其上年講授生徒娓娓不倦卽讀其此次揭稿事理詳盡眞氣充溢足見神識聰强並無衰徵所以屢徵不起者因前撫山東奪情視事引爲心疚此次來函錄示同治八年四月答友人書稿專發斯義此其苦衷所在固非以辭榮遯世爲高也伏思閻敬銘本非篤老之年又無沈痼之疾平日未忘君國此時躬詣闕廷

值茲宵旰焦勞求賢孔亟若聽其固守辭讓之節虛置
康濟之材實覺可惜可否再頒優旨促其啟行將來到
京召對時如蒙　皇太后　皇上剴切開諭褒勉與責
備兼施並將其前此金革奪情移孝作忠之義宣示大
廷則閻敬銘既感舊於殊恩又見迫於大義出處心跡
皎然無疵當可以拜命就職力任艱鉅謹將所寄答友
人書稿鈔呈御覽除俟閻敬銘啟程日再行奏聞外理
合繕摺覆奏伏祈聖鑒
旨知道了昨據閻敬銘奏請收回成命已有旨催令仍
遵前旨卽行來京供職矣欽此

謹將閻敬銘寄來同治八年四月答友人書稿鈔錄恭
呈御覽
來札以詔書五下鄙人伏疾未出為責深感厚教惟事
君期於竭忠立身必先守禮敬銘負罪人也同治壬戌
癸亥冬春數月四奉詔敕從軍齊魯奪情任事屢辭不
獲是時海內十九行省除山西外寇盜徧天下山東九
府州屬羣賊如毛揭竿指名可八九股隣邦捻匪不到
此數餉竭兵弱將吏疲苶詔旨峻迫忠勇多公面以畏
死質責亡弟病中亦謂時事岌岌卽當以死報國干犯
禮義拚身前赴並誓先人墓東土稍安卽行避位贖愆

賴僧邸兵力僚將羣策馳驅一年齊境盜熄疏陳背禮之人不可任官切詞求退嚴旨詰責以刑政未修重申厲飭抑情忝顏又事一載諸廢略復正思陳情乙丑夏初僧軍失利捻賊二十餘萬自豫東趨深恐釀成流寇建議圈制河壖三齊餉力養兵僅四萬餘敵賊六七分之一愧無奇謀獨滅捻匪議定自任東面臨邊勦禦俾不入境計各路征軍十餘萬衆若西南兩面同力圈賊於曹州河套誠爲聚殲善地徒著此議迄無成功戰守兩年賊衆兇突七次僅使賊未深入齊魯腹地無恙捻蹤遠遁入楚入秦久不北竄捻賊縱横皖豫並非東寇

時有督帥專任勦捻而齊民安堵政事粗具庫儲略著兵政稍有規模勉可自立且海內靜謐除陝甘滇黔邊事外共戴昇平之福非復壬癸之際矣敬銘以疾病負罪之軀處安靖無事之邦國計民生無補萬一久辱高位夙夜疚心乞疾兩載前後疏十餘上幸蒙恩宥丁卯三月始得去官自忖前違孔子從利之訓名教不容惟早避名罪或末減若久周旋利祿復觸往來屑屑之譏則累咎增尤擢髮未足自來奪情起復皆被刺斥惟南朝袁粲聞變奪情變靖辭位前史褒之不肖初出以山東賊亂亂平不歸貪位戀祿百喙莫解歷古致仕之人退

而復出前史且譏其不能固志況負罪人哉往昔愆謬追悔莫及病免以來未敢再行出山末路硜硜贖補萬一不知見許君子否若謂急病而讓夷鯫生不敏愧非其人生值聖明歷官二十餘年敢言逃跡託隱此情此意不敢瀆入章疏亦不敢公白於人因閣下相責以義敢布區區伏希教其愚謬

臚舉賢才摺 并清單 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竊惟人臣之義無急於以人事君者光緒六年正月有

旨令中外大臣保舉人才臣備官侍從綜計平日所博蒐而詳記者不乏其人因品秩殊絕不得與薦賢之科

僅於隨時條奏時務疏中因事論及上年冬間蒙恩簡
任晉撫陛辭之日欽奉　皇太后懿旨諭以時事艱難
朝廷廣開言路命臣如有所見准其隨時陳奏並諭臣
以留心訪求人才仰見淵懷求治納言籲俊之誠曷勝
欽服曷勝感激抵晉以後夙夜不遑求民生之疾苦考
官常之淑慝振頹廢之紀綱清盤結之弊竇迄今三月
略具規模然而宵旰之憂勞時局之日棘未嘗一日去
諸寤寐竊念臣雖殫精勤職而自囿方隅何補於天下
大計顧惟厚恩悚仄難釋用敢敬舉所知仰塞明詔以
備聖擇嘗見巡撫胡林翼官止鄂撫而性好舉賢畛域

無分歲時不絕中朝士夫鄰省將吏並皆蒐采列於剡章其所稱引不識面者居多以故薦賢滿天下卒收其用爲中興之功首世稱其忠今享其利臣雖不肖心竊慕之臣所舉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素無通識者居其什之七學術不同而同歸於濟世器量不同而同歸於端人其秉性回譎品行凡下作用偏駮者不敢濫及臣之愚闇誠不足以知人惟此絕無一毫私曲之心可以上質天鑒間有官階已崇任寄已重因論列人才究其所用未便遺而不舉至於量才任之以盡其長破格拔之以厲其氣則裁成鼓舞之妙用敬俟聖人之權

衡非微臣所敢擬議者也謹別繕清單上呈宸鑒不勝
惶悚屏營之至
謹將遵旨臚舉人才繕列清單恭呈御覽
京秩十四人
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內行純美秉性忠貞清鯁不阿能
謀能斷誠摯可以共艱危警敏可以應急變內政外事
皆所優爲論其志節才略實爲當代人才第一
太僕寺卿吳大澂多才而沈厚精密而耐勞勇於任事
長於用人賑務邊防卓著成效大抵事事能破常格而
步步皆占穩著可謂全才數年後邊事大定使治腹地

必有異政

前右春坊右中允于蔭霖學術純正直諒篤實論事詳盡不涉空疏正色立朝可以處斷大事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文田學識博通託志忠雅進退出處合於古義兼之任事有膽熟悉洋情或置之朝列或任以洋務必能有益時局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逌然行修學邃好善至誠可以坐鎮雅俗扶持正氣

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才思敏銳慮事精詳沈毅不浮勇於爲義比年來殫心洋務若試之外任以擴其才

將來使備總署之選必能綜核入微斟酌得宜

翰林院編修王文錦植品清嚴篤於風義厚重練事有膽有識堪備司道之選

翰林院編修黃國瑾趣向正大宅心誠厚勤學好問研求經濟忠義所激不為威惕利疚可以內居言路外任監司

翰林院編修吳士衡事理通達才力精練於吏事洋務閱歷甚深兼有權略可以備司道之任

前詹事府少詹事文治講求理學內行甚篤沈靜方嚴可以矜式浮靡

前工部主事夏震川學贍才高而能潛心理學貞苦讜直大有古人之風加以歷練其材器實邁凡庸早年論事與臣大爲齟齬然薦賢爲公臣不敢是己非人致蹈蔽賢之咎

翰林院修撰王仁堪志遠才長究心經濟處事明銳毫無凝滯現在山西學政任內清廉精核體恤地方提倡實學頌聲翕然是其明徵實效

翰林院侍講盛昱學博文雅熟於掌故翰詹各員中罕有其比志趣不俗究心時務洵爲儁才

刑部山東司郎中胡清瑞法律精熟風操勁挺迥異凡

庸

以上各員因衡論才品各從其類是以未按官階敘

列合并聲明

外官二十九人

廣西布政使徐延旭正直强明兼資文武在粵有年威

惠及於僚屬任襄陽道數月政績已彰才品俱優洵堪

大造

貴州按察使易佩紳廉正有爲條理精密愛民察吏風

軌卓然

直隸按察使剛毅操行堅卓吏事精詳

直隸永定河道游智開清強幹練不徇流俗實惠在民

輿情愛戴

補用道高崇基廉樸誠慤才力剛果綜核計密不避艱

難所至頌聲輒起官民無一間言

湖北安襄鄖荊道黃彭年品望清峻學術深純吏事洋

防皆能博綜可以化導屬吏激濁揚清

廣東督糧道孫鳳翔樸厚直方切實可任

河南河北道陳寶箴通識長才盡心民事政聲播於鄰

境

福建臺灣道劉璈才力沈雄素以剿賊治匪得名至於

撫民課吏尤能慈惠精嚴

廣東候補道陳彝志操端雅翛然拔俗慮事深穩有體有用

河南南汝光道任愷仁恕老練臨事綽有風力素有循吏之目

直隸口北道奎斌操守廉謹吏才明練遇事必求實際

分發江蘇補用道淩蔭庭端正明達久在兵間近年從軍新疆所辦善後事宜最稱核實爲關外局員之冠

浙江督糧道廖壽豐心性慈祥學行恭謹當官治辦切實不浮

山西補用知府李秉衡德足懷民才能濟變政聲遠播成績宏多實爲良材大器

甘肅寧夏府知府陶模廉惠勤民不染官氣心細才長所造未可限量

山西候補知府馬丕瑤潔清愛民而有威勇決任事而有謀天資勁直器幹恢張可期遠到

山東候補知府全士鑰實心愛民不畏彊禦官聲甲於三齊

甘肅候補知府龍錫慶樸遬懇至勤於舉職篤於愛民

陝西候補知府黃照臨才氣權奇堅强不屈蒞官最有

廉名處事絕無霸氣
河南南陽府知府鞠捷昌綜核名實悃愊無華口碑流
傳循良之選
四川補用知府華聯輝品行清逸澹於榮利綜核之才
獨出冠時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用清堅確勤苦不爲習俗所奪可
以挽回風氣
直隸候補知府朱采志正識遠綜核精勤於洋務能見
其大
江蘇徐州府知府桂中行力果才長優於理繁治劇

山東青州府知府李嘉樂操履清約處事明決
直隸候補知府薛福成學識淹通持躬循謹洋務極深
切於世用
浙江候補知府鄒仁溥志趣不俗才調兼人
貴州鎮遠府知府莫勒賡額端謹切實不染時趨
現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邊寄者六人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膽略雄傑具有奇氣極耐
勞苦而文理頗優清漢蒙古回俄語言文字皆能通曉
守邊有年俄人畏而忌之似宜漸加事權將來可以爲
北邊長城

寧古塔副都統德平阿久更兵事曉暢戎機明達沈重可當一面
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樸誠驍勇毫無習氣久於東三省威望屹然
盛京副都統富陞忠勇知兵不避艱險雖性好負氣然自是邊陲緩急可恃之材
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李雲麟廉勇鯁直才兼文武三十年來東南軍務西北邊防多在行間閱歷最博大局瞭然自是閒出之才惟稍欠沈細以故屢有蹉跌方今全才甚難若與深穩者相輔而行勝於庸材百倍

伊犂參贊大臣升泰幹局壯偉志趣不凡

武職十人

廣東陸路提督張曜器量閎偉文武兼資規畫設施能知大局將來新疆軍事大定以後該提督於治軍治民與屯榷稅之事皆可倚任

四川提督宋慶樸勇久著上年關外諸軍紀律軍實最為嚴整使防邊海可謂得人以後宜籌經久之局不再移調該提督籍隸山東其部下中原及北省將士不少朝廷若擇其部將多任以北方營鎮於籌備北邊練訓北軍必有裨益

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忠壯廉潔深明中外大局形勢
戢兵安民秋毫無擾淮將中節制最勝有事可當一面
前固原提督曹克忠材器雄闊謀勇兼備爲故將軍多
隆阿部下上將屢建奇功欲練邊軍必須北地將才方
能相習値此邊圉需才該提督投閒可惜
直隷通永鎭總兵唐仁廉素稱霆軍健將忠勇善戰血
性過人
安徽壽春鎭總兵郭寶昌在勦捻宿將中最以驍健著
名然果銳而能審機宜
廣東廣韶南鎭總兵方耀毅勇沈細威望素著

江西南贛鎮總兵程文炳事理通達部署井然淮將中
最爲穩練者
記名提督程允和爲宋慶部下知名良將長於訓練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記名提督宋得勝驍勇功多亦宋慶部將中最著名者

越南日蹙宜籌兵遣使先發豫防摺 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竊惟法國圖越窺滇蓄謀已久五年前與立十四條之
約越已爲法所箝比者海上傳聞法人兵船已突入彼
東京而踞之則越將爲法所幷從此溯流入滇強開商
岸南徼亦爲兵衛中國自固藩籬斷無坐視之理廟算

深遠想已確有成謀臣目擊時艱不勝焦灼敢就愚慮所及規畫次第敬謹臚陳以備聖裁第一成算法人狡謀已遂情勢已彰徒遣密使偵探無益徒在法京辯論亦無益惟有遣使帶兵赴援保護助越之勢沮法之氣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條約相機操縱進退綽然越禍既紓須防自緩此古人所謂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說也第二發兵雲南兩廣省省設防年年勞費無所底止待其根蔕已固路徑已通雖有防軍何益於事故今日斷宜迅速發兵非芸人之邊功乃自守之先著也第三正名外國通例原有保護屬國保護商人之條

我兵之出無妨明告諸邦並非勤遠挑戰第四審勢者何緩急是也他年受病之處在滇而今日制敵之道則在粵論敵之注意則滇急而粵緩論我之下手則滇緩而粵急法人新入粵東經營未定斷無即窺滇境之理然聽其安踞越京數年後亦斷無不通滇路之理若不從兩粵進兵批亢擣虛則滇防徒糜費耳第五量力閩粵人與洋人狎不畏洋兵而皆習於海戰粵西兵勇自同治年間深入越境代平土寇近年復踰境勦平李揚材兵氣頗壯地利亦熟滇界雖亦與越鄰但道路迴遠聲息較阻滇軍亦較弱必須及早措置訓練經年始

可用耳第六取道粤西陸師萬人出龍州鎭南關粤東水師二萬人出廉州海入越南港口皆會於越東京若調集兵輪一二十艘益以粤東購辦及自製快船再由粤東量募艇船商船不患濟師缺乏至需用戰艦何項宜多何項宜少應聽使臣斟酌第七擇使宜派忠正明幹大員兩人爲出使越南大臣辦理護商議約事宜中外賢才自當不乏如聖意一時尚難其人臣敢敬舉所知以備選擇查有船政大臣黎兆棠老練沉雄久任海疆才勝正使在籍侍講學士李文田才敏膽決熟精洋防才勝副使可否卽以該兩臣量加虛銜爲出使越南

護商議約大臣令其統領閩粵師船幷節制廣西陸軍
畀授以統兵之權而陽畀以尋常出使之名外國亦不
至驚詫其參贊等官如熟悉洋務之徐建寅馬建中等
即可徑發數員前往聽該使臣酌用免致奏調躭延船
政局近來事簡本有提調綜理一切可令岑毓英暫爲
兼權該兩臣皆博究洋情深明大局斷不至孟浪粗疏
特任重道遠必須正副二使相輔相濟兩臣偕往必能
取成約而還第八選將廣東廣韶南鎮總兵方耀身經
百戰沿海知名可統越船黃巖鎮總兵貝錦泉習於水
戰兵輪多其舊部可統閩船兩將皆屬使臣調遣廣西

布政使徐延旭可統援軍出關雲南布政使唐炯可統滇軍臨邊布置徐延旭唐炯尤宜假以事權責成滇粵督撫勿掣其肘第九籌餉援餉取給於閩海粵海兩關四成洋稅廣西庫儲近年稍裕半年內尚可支持半年外廣東接濟滇餉取給於川丁寶楨必能力籌第十議約我師入越詰問法國公使兵官責以公法示以戰意爲之居間調處法不得逞則與越立約必有限制有損於華之條自不能萌兼與法越議定中國常駐一軍在越南港口護越護商其餉可借資越民華商分半資助此非徒有益越事從此兵船更番屯劄外海更可練習

水師第十一相機我師在越然後會紀澤在法京得以行其說駐越駐法使臣互相關會操縱相機爲之法人必可就範第十二刻期所論諸臣及戰艦兵勇皆在沿海自中樞定議之日始分投調撥部署速行兩月可集廣州再二十日可達越京粵西防營本在邊境惟待徐延旭到彼整飭調度後水師十日亦可會於越京城下唐炯自川赴滇自滇省成軍出蒙自臨越界後粵西軍一月亦可到防聲息自可相聞此時奮迅赴機於越事猶可及挽若少遷延便恐後時第十三廣益大局須自內定其調將吏遣間諜添船募士諸事宜除飭李鴻章

及南北洋大臣滇粵沿海督撫籌議外如黎兆棠李文田方耀貝錦泉徐延旭唐炯等儻加委任並可令其自抒所見隨時條議采擇但不必待羣議既集而後行致類道謀第十四定局大要此事即使一切迅速亦必須秋間始有端倪彼時李鴻章百日已滿似可令其先赴粵省一行詳酌條約布置久計再返天津第十五兼籌倭事觀望不決勢同騎虎越事既定然後催問球案我師東還聲言順赴東洋察看琉球三島形勢法人轉圜倭事迎刃而解矣第十六持久廣東爲洋船來華第一重門戶越事既須經營則以後粵防愈要查當年曾國

藩建議南洋大臣本擬駐粵擬請增設南洋大臣一員以兩廣總督兼之不惟經略南交兼可先得各國要領免以增兵置帥致啟各國猜疑其兩江總督所兼或即更名為東洋大臣三口鼎峙首尾聯絡氣局較緊總之今日事勢不防不可欲防不能非庇屬國無以為固吾圉之計非揚兵威無以為議條約之資士卒必須閩粵之人師行必須水陸並進責兩廣以援責雲南以守防援同此一兵動靜同此一餉即使越之東京不復而法之鋒鋩必衰即使滇之商路終開而我之守備已固語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此事有進無退有益無損伏望

聖明垂察燭幾慮遠斷在不疑敕下軍機大臣總理衙門王大臣迅籌辦理大局幸甚

請遣重臣駐粵籌辦越事片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再丁憂大學士李鴻章固辭奪情自是常經正性朝廷開其實官專理洋務仰見　皇上經綸海甸體恤臣工仁至義盡特李鴻章應命與否尚未能知臣惟方今時勢內憂雖弭外患日深球社未封越警又告他邦抵隙絡繹而來此時即合天下現有之人才竭力撐柱猶未從容若更令重臣去官大局實爲棘手竊意李鴻章如已承百日後駐津之旨固爲甚善否則更有一策臣此

次疏請遣使帶兵援護越南事體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駐粤督辦尤可得力可否飭下李鴻章百日後馳赴粤東須給關防指授各員於發兵議約諸事宜總籌督辦既可資其聲威規畫必更精密夫金革勿避禮意昭然此舉乃關繫國勢海防豈得謂之輕於髮捻軍務俟越難既解即令其還津措置倭防如仰賴國家威靈南越東倭一切順軌彼時再詔聽李鴻章還里終制豈不忠孝兼完儻李鴻章於此時一意堅辭或更有無識者流不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橫生訾議伏望聖明獨斷置之不論庶幾全局不致周章臣爲中外大局私

憂過慮附片上陳伏祈聖鑒

閻敬銘遵旨赴京供職片 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再新授戶部尚書閻敬銘於本月初二日由解州抵省臣接晤後知其所患氣喘臂痛諸證自春令暄暖逐漸得瘥察其體履俱强氣充神炯當將前奉諭旨敬謹傳知據稱渥受殊恩亟思圖報惟自揣頹老迂執無用於世徒玷高位恐負國家擬俟到京展覲一抒瞻戀之誠仍行懇辭乞歸等語臣當卽遵旨將時艱天眷剴切敷宣正言規切略謂方今安攘並亟度支爲先司農一官乃擔荷艱鉅之時非安富尊榮之地該尚書蒙被累朝

恩知學道有年濟時有效盡瘁亦所當然何況並非癃老若目睹疆事孔棘老成稀寡宵旰憂勞尚不肯慷慨致身出而任事則是小丈夫硜硜之爲而非古大臣蹇蹇之義儻必以抗命鳴高自甘疏懇卽使聖明曲宥誠恐天下萬世責備難寬開陳數日反覆累數百千言閻敬銘於是幡然奮發謂主恩如此何忍言辭此行到京卽當遵旨拜命受職竭此桑榆惟力是視屬臣先爲覆奏卽日束裝北上等語適因天氣多陰感患泄利調理數日日來亦已平復定於本月二十五日啟行入京相應先行奏聞以慰宸廑

特參害民不職各員摺光緒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竊惟山西承災祲之後四民困苦官司叢脞尤賴長有司盡心撫字勵精整飭庶幾由庶而富由富而教漸復全盛舊觀臣愚以為糾劾以害民為先害民以貪墨為首至於侵蠹廢弛亦當沙汰及之臣到任以來悉心察核考諸實事驗諸公評謹擇其尤據實劾奏查有薩拉齊同知定福貪縱害民行檢不修聲名最劣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春熙行徑鄙俗私加釐金剝商擾民補用知縣洪貞頤習染最惡徵收弊混以上三員應請即行革職寧武縣知縣蕭樹藩居心很鷙放利而行石樓縣知

縣王景義昏惰無能縱丁滋擾汾陽縣知縣慶文抽釐不實不能聽斷以上三員應請以府經歷縣丞降補和林格衙通判惠俊秉性浮巧不愜輿情長治縣知縣李楨闒昧無識動招民怨高平縣知縣慶鍾嗜好太重公事模糊以上三縣應請開缺留省另補綜計此次所參九員皆係實蹟彰聞斷難寬假此外尚有不知振作及不免疵累者臣當指陳其失嚴檄教戒責令改過如仍不悛悔再行隨時奏參所參各員缺其應歸部選者晉省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并聲明

旨另有旨欽此

保獎循吏片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

再激揚之術道貴兼施嘗考西漢之世循吏之吏璽書褒勉所以吏治蒸蒸最爲近古臣於晉省害民不職之員已經專摺奏參至實心愛民爲守兼優者亦應上達宸聰懇加褒獎然後羣吏知所趣向查有現署太原府知府候補知府馬丕瑤廉惠剛明所至有聲前署永濟縣痛除差錢數萬緡民困大蘇洎知解州辦災最善清丈招墾精密有法以故解州既無荒地亦無累糧至今徵收最易官賦不虧民力不困成效益彰候補直隸州知州方龍光學道愛人前署汾陽縣正值光緒二三年

當災象初成首請停徵觸怒上官於是早籌荒政設法儲糧苦心羅運全活甚多若使再任一年該縣羅災尚不甚酷至今縣民稱之朔州知州姚官澄操守廉潔政事勤明晉省早年州縣不染賣粟惡習者不過數人而姚官澄兼以有才陽曲縣知縣錫良守清識定自其候補時抽釐辦賑早著賢聲到陽曲任兩月革除差累商民咸悅萬泉縣知縣朱光綬廉潔慈祥上次任萬泉時荒政盡心饑而不害所到皆有惠政太原縣知縣薛元釗廉樸至誠專心民事前署垣曲災區於禁種罌粟極爲認眞現任太原孜孜講求渠利以上六員官聲最好

衆論僉同合無仰懇天恩降旨嘉奬勉勵以爲晉省官吏之勸

旨另有旨欽此

整飭治理摺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竊惟今日治晉之道議者皆以培養元氣爲言然而元氣之傷必有所以奪之而始傷元氣之復亦必有所以助之而後復若不爲之抉去病根祛其所奪益其所助而徒以彌縫姑息矯託鎭靜之治坐收富庶之功無是理也臣以爲國之元氣在戶口蕃息田野墾闢政事有紀綱經賦無侵盜而聚斂吝嗇不與焉民之元氣在官

吏無苛擾四民無游惰而末富奸利不與焉官之元氣
在官項無虧累上司無誅求賢否不顛倒功過有黑白
而濫恩曲法不與焉山西自咸豐以來較稱完善公私
積弊本多沿襲前撫臣曾國荃治晉之日饑饉薦臻專
意荒政多用權宜勢不能過加繩削自葆亨由藩司而
接護撫篆因緣爲奸壞法亂紀於是民困未起吏道益
衰至衛榮光之來始漸整肅考究經年方欲有所設施
遽移蘇撫以去因以一切利病原委娓娓告之於臣加
以臣數月來之鉤考思索灼見晉省公私困窮幾乎無
以自立物力空匱人才艱難上司政出多門屬吏懲不

畏法民習頹惰以蹙其生士氣衰微而廢其學軍律日即蕩弛吏胥敢於爲奸譬如尫羸之軀而復爲百病諸創之所攻削固非表裏兼治不可大抵晉省要務二十事一責墾荒一清善後一省差徭一除累糧一儲倉穀一禁鶯粟此六條務本以養民一減公費一裁攤捐此二條養廉以課吏一結交代一核庫款一杜吏奸一理釐金一救鹽法此五條去蠹以理財一開地利一惠工商此二條輔農以興利一培學校此一條重士以善俗一紓餉力一練主兵一遏盜萌一修邊政此四條固圉以圖強凡此皆儒術經常之規絕不敢爲功利操切之

計其前八條謹於此次分別疏陳請旨辦理其餘亦經詳加規畫即當陸續奏上要之凡百政事皆須得人而理晉省偏僻陿隘官斯土者才俊之士志氣鬱遏而不伸闒冗之流徼倖掩覆而苟免其致此之由尤在近年大吏紀綱不立賞罰無章不激不揚人才安出臣殫竭愚誠董率告戒各官中有奉職無狀妨於吏治民生者已經隨時劾奏果能由司道以至牧令共矢公忠咸遵法度皆以利國利民爲務自有成效可觀至於善後事體需用浩繁尤非稍留財力不辦伏望聖慈俯念右輔嚴疆彫敝太甚急須培補維持於晉省用人理財諸端

種種爲難情形鑒察彰念斷斷自宸裁稍逾常格俾臣得盡力爲之則將來民康物阜皆出聖主之生成矣

未墾荒地請寬限起徵摺 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竊惟爲國家理財之道莫如覈經賦足經賦之道莫如無曠土闢曠土之道莫如養民力若視同秦越但急催科土著無力客民不至地之不毛賦於何有溯查光緒五年查勘荒地其時上司責令委員及州縣草草蕆事屬吏迎合意指往往以荒報熟其實眞正新荒不止所報之數故至今紛紛呼籲種種棘手以後催徵事體爲難尙多至於當日辦理招墾全不知稼穡艱難一味操

切一味借費有名無實現飭善後局查開已報之有主無主荒地未墾者共一萬頃有奇緣曩年餓莩過半流亡不歸比年雖稍稍蘇息而丁少工昂蕪深資薄復畏賦役之累契稅之徵相率觀望查光緒六年三月原奏查明新荒地畝共二萬二千七十六頃七十畝零有主者三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七年爲滿無主者四年開徵自光緒五年爲始光緒八年爲滿竊思例定升科之條當以開墾之日起限原奏統自光緒五年爲始不問其已墾與否但以三年四年爲斷一律升科辦法殊未盡善此時若不亟爲聲明將從前奏明有案各

州縣荒地額請特沛恩綸則小民憷於催徵期迫必致仍前裹足數年以後寖爲豪民隱占鄰里侵没馴至如陝皖江浙已事清查之官吏無從清缺額之正賦終於缺臣博采羣議今日墾荒之道惟有先化無主爲有主一法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晉民困苦開墾艱難明降諭旨所有陽曲等五十四州縣荒地除已墾者仍照光緒五年奏案分別有主無主於光緒八年九年上忙開徵外其未墾之一萬一百八十三頃六十四畝零自此次奉旨之日起無論有主無主荒地均以實在開墾之日起限三年後起徵臣一面督飭善後局司道趕緊開造

清册送部查核並嚴飭各該州縣此等新開荒地升科以前概不得派及差徭其實在無力者稟明酌給牛種之資所有給發認墾執照紙筆印紅等費由局發給不准需索一文將來該民人執此印照即作爲官業契據無庸另行稅契州縣勸墾數多者優獎膜視荒蕪者重懲如此淺其賦役杜其擾累資其物力小民灼見墾荒之有利無害必將踴躍爭趨競圖占業一二年間可盡化無主之地爲有主田土既有着落正賦自不終虧此則稍寬目前之追呼而實所以裕久長之本計者也其實係已墾者仍當督飭藩司責成地方官認眞稽察依

限起徵必不容里長糧差私收匿報所有籌辦勸墾荒地情形謹繕摺具奏伏祈聖鑒

豁除累糧片 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再晉省徵收向無魚鱗冊過割不清展轉移易或耕無糧之地或納無地之糧祖孫相承莫窮原本州縣催徵但知責之戶頭甲長弱者抃責包賠黠者隱匿飛灑於是有戶倒累甲甲倒累里之害加以小民惜稅契之費常有百年恒產但執白約並無紅契災荒以後迷亂益多儻不窮源核實而貿貿然榜笞戶甲嚴急催科凋瘵窮黎更無生理此一事爲晉民之大害今欲去之斷非

清丈不可昔賢如宋之朱子明之海瑞呂坤國朝名儒陸世威皆汲汲以清丈爲言夫豈得已徵之目前晉事高崇基行之於介休而效焉丕瑤行之於解州而益效以故解州亦係被災極重之區而至今一無累糧且無荒地成效昭然現據曲沃縣紳民呈懇清丈已飭該縣認眞舉辦此外如陽曲縣則因圈糧爲累復有缺額錢糧數千金太谷亦有累糧數千金由官賠墊汾陽孝義皆民間自願清丈因經費未集尚未開辦臣當督率司牧因地制宜籌款辦理惟丈地必先查糧查糧必先查契方不至有隱田缺賦之虞若清丈之先明示糧戶令

將所有契據概行呈驗登簿鈐印免其此次稅契之費
宥其從前漏稅之愆并須與民相約取足賦額而止設
有圭撮盈溢之地亦不增糧則一縣之契自然歡呼雲
集一縣之地自然纖悉無遺魚鱗之冊咄嗟可辦然後
再行清丈執契求田必無短絀訪之習於晉省吏事民
情者所言皆同查晉省州縣田房稅契每處歲徵不過
百餘金至數百金仰懇逾格天恩此後晉省州縣何處
能辦清丈者由省委員勘明舉辦於清丈開辦之年暫
免一年田房契稅計一年所辦不過數縣其於歲入所
減不過毫毛而小民踴躍從事田賦可以徹底澄清責

糧於地不必求賦於人所損於上者甚細而所益於下者甚宏此亦培養元氣之一助也

裁減差徭片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再晉省州縣虐民之政不在賦歛而在差徭所謂差徭者非役民力也乃歛民財也向來積習每縣所派差錢大縣制錢五六萬緡小縣亦萬緡至數千緡不等按糧攤派官吏朋分衝途州縣則設立車櫃贏櫃追及四鄉牲畜拘留過客車馬或長年抽收或臨時勒價一驢月歛數百一車動索數千以致外省脚戸不願入晉外縣車騾不願入省遠近行旅目為畏途疾首痛心非一日

矣西南路州縣差徭經閻敬銘減數定章民紓而官亦不困特貪吏無厭難保不日久復故臣嚴飭西南路州縣恪守閻敬銘成規不容稍軼每月收支錢數一面榜示差局一面將原榜照錄詳送備查然而行省所治以及附省數百里內外縱橫四達大驛衝途差累未除怨咨未解大抵中路之陽曲首縣東路之平定州並所屬盂縣壽陽西南路之靈石南路之榆次北路之忻州皆爲最衝冠蓋交午或車櫃騾櫃拉扣勒索或小甲差班無票橫擾或城鄉設局任意攤收居者行者兼受其患前撫臣亦嘗有意籌辦無如官吏既不捐利又不任勞

膜視民艱枝梧不辦臣堅持定見甘爲怨府陽曲責成陽曲縣知縣錫良平定靈石派知府馬丕瑤榆次派朔州知州姚官澄忻州派代州直隸州知州俞廉三分投前往察度核議各就情形多方調劑現已定章舉行一洗苛政陽曲則爲籌款生息官設差局自養車騾却必不敷臨期自行雇備並飭將驛馬買補嚴定應差章程不准差員濫支總之不取民間一錢不擾過客一車平定壽陽辦法亦同盂縣令其津貼上下兩站代爲接遞自四月以來陽曲平定盂縣壽陽等處未出一拉車扣騾之票靈石則將官署應酬浮費痛加裁省令其買補

驛馬自支差務永除車櫃之弊爲靈石本縣民間歲省差費制錢二千餘串兼爲鄰境汾西等縣民間歲省幫貼差費銀四百餘兩榆次差錢三次核減爲民間歲省制錢七千串忻州將舊日四鄉總局南北車局弊章釐正革除冗費爲民間歲省制錢一萬串爲行旅歲省制錢一千餘串目前衆情歡欣任載絡驛南北商旅四鄉車畜度恒霍而趨幷門者聯鑣接軫漸有坦蕩之樂以上五路乃通省差務最繁最疲之區今已一律廓淸此外支郡下邑如有積累未除者卽當以次推行隨時整飭幷懇聖恩明降諭旨所有本省及外省經過晉境之

文武員弁兵勇需用車馬務遵定例不得例外騷擾如有額外需索臣當即據實參奏則有驛州縣不致受累而民困可以永蘇夫輕其徭者所以不奪民之時而勸其盡力於南畝也薄其斂者所以不竭民之財而督其併力於正供也此臣所以爲民計而不僅爲民計者也至於官署用物里甲支應詞訟賣票魚肉富民乃晉省積年之惡習藉名興工修志按畝捐派乃晉省災後之貪風並已嚴檄禁革不許稍滋民累所有裁減晉省五路差徭情形理合附奏

禁種罌粟片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再晉民好種罌粟最盛者二十餘廳州縣其餘多少不等幾於無縣無之曠土傷農以致畝無棲糧家無儲粟丁戊奇荒其禍實中於此然而覆轍相尋不知迷復議者或持不宜禁之說大率一由見小一由畏難然臣謂以地以時有不可不禁者四晉地磽瘠產糧無多早年本恃外省接濟自爲罌粟所奪蓋藏益空卽如前此大祲垣曲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衆近日種煙之利以交城爲最盛而糧價亦以交城爲最昂賊民害稼確有明證此時若再不過其流設有偏災豈堪設想此必禁者一也晉省山農多水利少種植罌粟之功倍於蔬卉偶

有山溪水澗可資灌溉悉以歸之罌粟此物最耗地力數年之後更種他穀亦且不蕃夫僅有此區區難得之水利而養此毒民之物此必禁者二也晉省吸煙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婦人女子類皆沾染大率鄉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尫羸家家晏起怠惰頹靡毫無朝氣在官者不修其職食力者不勤其業循此不已貧者益貧弱者益弱數十年後晉其危乎惟種之者多故吸之者便此必禁者三也洋藥稅為海關大宗今日方議重徵藉禁外販以為坊民正俗之謀若內地不禁聽其蕃滋何以關遠人之口此必禁者四

也查晉省罌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於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於官吏之視爲利源私收畝稅祗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觀臣愚以爲禁之有方行之有漸先膏腴而後磽确先腹地而後邊廳責之於鄉保毋徒付之於吏胥過之於播種之先毋徒毀之於揚華以後力禁庇擾嚴定考成慼民以誠未有不動雖不能遽絕根株而少一畦之罌粟即多一口之餘糧矣至於官生將卒臣已多方勸戒現仿李鴻章天津所設之戒煙局延醫購藥以冀廣起沉痾屬官中有嗜好廢事分別撤任停委勒限戒斷許令自新弁勇勒限戒斷不悛者汰

黜學校諸生由學臣隨時董戒冀以漸摩觀感徐收移風易俗之功

裁革公費餽送摺 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竊查外省臬司道府直隸州等官辦公每患不足廉俸扣減益形支絀不得不仰給屬吏其歲時餽問有三節兩壽季規到任禮程儀諸目各省大同山西亦然大吏之講求吏治者知其足以累州縣而又無以處司道府州於是乎別籌閒款明定公費使上無匱乏之下無挾制故近年各省遵旨議定公費之案屢見奏章然其款必有所出如三江閩蜀諸省或取之鹽羨或取之漕折或

取之鹽平償別無可籌亦必量加裁減然後著爲定數凡以意在恤下而已自光緒六年王定安任冀甯道時懲於晉省官吏之貧窘舊日規禮不能剋期如數因慫恿葆亨巧立裁汰陋規之空名改立公費以便其私舊日止送水禮者一律改爲實銀並妄稱裁去一二三成蒙混飾奏州縣由此重困人人嗟怨物議沸騰臣抵晉後案考其實則皆明減暗增甚至自無而有自少而多原奏所謂核減三成者僅止兩縣其餘僅減一成半成而合以加平加色較舊數實爲過之且向來致送規禮每年五六次之中必短欠一二三次不等至水禮一項

厚薄有間辭受無恒即使收納不過數色今則化私爲官轉絀爲贏公然委員守提公然於領款坐扣以致歸綏道屬向無節壽陋規者藉口新章一律添收橫徵巧取敗壞官常莫此甚矣臣除晉省苛政首將原議臣衙門公費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兩共支卓飯銀六千四百兩暨此外一應查庫門包等陋規全行裁禁旋將通省公費就光緒六年原定數目體察情形分別裁汰臬道府州所收公費除河東道全裁外其餘酌量核減其著名瘠苦原有解送公費者如永和蒲縣大寧平隰吉州汾西和順榆社寧鄉寧武偏關沁源屯留沁水靜樂五

寨天鎭五臺右玉定襄左雲靈邱廣靈岢嵐嵐縣等二十五州縣全行裁免著名瘠苦原無解送公費者如石樓應州山陰垣曲平陸等五州縣申明於禁口外各屬新增解送公費者如歸化城綏遠城薩拉齊淸水河托克托城和林格爾等六廳仍行裁革其餘舊有解送公費尚非瘠區者六十四廳州縣概行減半惟各屬中如雁平道暨朔寗平汾澤五府遼沁隰三直隸州或地居瘠苦或删減較多不能不量予補苴即於臣衙門所裁各費之內酌提津貼綜計裁減之數除津貼各屬外爲兩司各道歲省銀六千二百一十兩爲各府直隸州同

知通判歲省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九兩爲州縣歲省銀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兩通計爲閤省屬官歲省銀七萬八千九百一十六兩晉省餽送上司水禮之風亦爲巨害實與節壽無異送時開票持票折錢優缺每年五六次統計所值撫藩兩衙門豐者二三千金約者一二千金以下衙門遞減有差廉者不收收者率留其半一年所費亦復不貲今一併嚴申厲禁刊印章程以本年四月爲始通飭遵行臣平心審核此次所定固一本於損上益下之義然實亦足敷辦公絕無强人以所難之事此後儻有於裁減之外橫索巧取者當即劾治其

罪奏明立案

特參貽誤善後各員片 光緒八年六月十二日

再晉省去災祲之後亦已數年而元氣益索度支益艱吏治益敝者大率皆前藩司葆亨前冀甯道王定安二人所為其咎約有數端一曰玩民瘼葆亨自為藩司暨護巡撫善後之欵恢乎有餘而吝惜牛種不肯給發查勘荒地勒限嚴急草草截數以致靈石有社長迫限畏刑剖腹自戕之案榆次有截數以後報荒被駮地蕪民流控訴不已之案隰州吉州有以荒報熟錢糧無著之案汾州靈石臨晉冀城有請領籽種被駮嚴飭之案壅

過生機至今彫耗其咎一也一曰糜庫欵葆亨在晉兩年妄費虛糜欵目含混不一而足其將卸藩篆之時一日中放銀六十餘萬並無軍餉大批急需用欵最無理顯著者如提塘趙嘉年欠欵自咸豐元年停發至光緒六年二萬五千餘兩參將王同文欠餉一萬八千餘兩總兵羅承勳奏結不發之欠餉二萬七千餘兩衆論譁然其故可想他若興不急之工作以調劑工員支無名之薪水以彌縫衆口於民事則百計刁難於妄用則揮金如土王定安代理藩司不過一旬亦於一日中放銀三十餘萬亦皆不急之欵庫儲旣竭但恃善後現銀塡

補挪用遂令善後巨款懸欠無歸是先以庫款供濫支因以善後抵庫款於是庫款賑款二者俱傷以致今日百廢待舉無從措手其咎二也一曰累屬吏晉省屬吏之於上司向有致送節壽規禮之陋習然上下通融每多帶欠葆亨用王定安之謀改爲公費明減暗增甚至或昔少而今多或昔無而今有舊送水禮者一律改爲實銀乃以裁汰酌減蒙混具奏公然檄催委提坐扣領款王定安自定冀甯道所屬公費如太原通判岢嵐陽曲交城嵐縣介休高平黎城武鄉等州縣皆較前有加應酬豐簡禍福隨之晉省官場本窘又復加以誅求既

竭力以事上豈能潔已以恤民以致朘削無忌貪風未改其咎三也此外若葆亨以善後局之款七萬兩存放票號縱令家丁私收利息晉省官鐵局雖有總辦之員實皆王定安一手主持帳目案據存其署中用其至戚通判黃學濂爲提調總辦不得與聞支用浮濫不可紀極王定安又創立營製所一年開銷數萬金考其帳目無名之費甚多內有閩省生息公用一項並不遵照詳定章程於半年中擅將應備一年之款全行動用王定安又創議歲提公款津貼藩司五千金並自定道署津貼千金其署臬司時欲領全廉爲諸官吏所格因於局

內自提津貼五百金當光緒五六年間晉民喘息未蘇中外汲汲邊備而晉省各衙門張鐙演劇豪宴無度彌月不休供帳苞苴較前益盛敗壞風氣非大吏之責而誰大抵晉省弊政事事皆葆亨出名而大半皆王定安播弄省城各局王定安無局不列銜無局不主稿其爲人才調頗長而利心太重曾國荃初賞其才徐乃察知其所爲亦深疾之該二員在晉官民憤怨萬口沸騰臣考核善後各案牘因得查悉其種種弊混之端論其貽誤善後之罪葆亨實爲之魁而王定安挾私妄爲咎亦次之此外十分荒謬之端衆口鑿鑿而文案粗可彌縫

者臣尚不敢論及緣一一窮究展轉株連必興大獄朝廷寛仁亦將不忍然不加之懲罰既無以謝災餘億萬之窮黎亦無以挽晉省官場之風氣葆亨業經另案革職其應如何懲處之處伏候聖裁王定安頃因閻敬銘來省恐其查詢歷年諸事自驚自咤惶惑致疾告病開缺應請旨即行革職查善後局員中辦事最久者係候補知府安頤候補直隸州知州陳本兩人看稿秉筆皆歸陳本該員前在河南與其兄幕友陳鑑同挂彈章其人曾當幕友明於例案熟於錢穀工於舞文臣查問以前諸事堅不一告及調查案卷則放趙嘉年王同文羅

承動諸款與夫一切濫發無理蒙混挪移之稿無一非陳本核定改削親筆圖章炳然案牘蓋其時凡事太支離藩署幕友不肯核稿鈐章者則陳本悍然爲之其爲該員合謀弊混明白無疑應請旨將陳本一併革職即行驅逐回籍至安頤入局在陳本之後出局在陳本之先經臣查詢尙肯詳晰陳明不加迴護且查其平日居官亦屬勤慎惟在局日久於各款目不能細加清釐究屬疏忽應請旨交部議處此外當日在事之司道首府暨各局員不能匡正均有不合惟以葆亨之昏謬王定安之恣橫兩人相比各該員勢有不敵仰懇逾格天恩

從寬免其深究臣當隨時督察飭其洗心改轍以覲後效除將一應款目此時尚可補救者現仍嚴飭該局司道各員分別認眞查核冒領者勒限淸交虛懸者提歸公款含混者杜絕再支幷飭藩司將各項收支款目隨時詳報查收至善後公費各事另摺奏辦外相應據實擇尤奏參伏祈聖鑒

上諭張之洞奏晉省治理刓敝現籌次第整飭請將未懇荒地寬限起徵並豁除累糧裁減差徭禁種罌粟裁革公費餽送各摺片覽奏具見實心爲民潔己率屬深堪嘉尙山西積弊相沿吏治日紊又當災祲之後民困

未蘇亟宜興利除弊整頓紀綱俾地方日有起色該撫
抵任未久將該省情形詳細體察切實籌辦卽著悉心
次第經理以肅吏治而厚民生現在該省未墾荒地尚
多閭閻困苦著照所請自實在開墾之日起限三年後
起徵用示體恤其實係已墾者仍著責成地方官認眞
稽查依限起徵該撫現擬豁除累糧籌辦清丈何處開
辦著暫免該處一年田房契稅以資集事苛派差徭最
爲地方之累所有陽曲等州縣五路差徭業經該撫分
別裁革釐正嗣後經過文武員弁兵勇需用車馬務遵
定例不得稍涉騷擾儻敢額外需索卽著張之洞據實

參奏民間栽種罌粟有妨嘉穀屢經嚴諭申禁仍著該撫隨時查察有犯必懲以挽頹俗至該省裁汰陋規改立公費據張之洞查明實係明減暗增貽害州縣已將巡撫衙門新改公費及一切陋規全行裁革復將通省公費酌量裁革並禁止餽送水禮即著飭屬一體遵行儻敢仍蹈前轍即行重治其罪以懲貪劣另片奏已革山西布政使葆亨前在藩司及護理巡撫任內玩視民瘼虛糜庫款貽累屬吏前冀甯道王定安創立款目支用浮濫葆亨一切弊端大半王定安播弄請旨懲辦等語山西迭遭大祲地方大吏應如何潔清自矢加意撫

紋於庫款則撙要開支於賑款則核實動用以期實惠
及民培養元氣乃葆亨王定安貪黷營私貽誤善後種
種荒謬實堪痛恨葆亨業經革職著發往軍臺效力贖
罪王定安著即行革職一併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其辦
理善後諸務扶同弊混之候補直隸州知州陳本著革
職驅逐回籍候補知府安頤於局款不能細加清釐實
屬疎忽著交部議處欽此

張文襄公全集卷四終

新城王樹桂校